

老城南 向左走 向右走

我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特别报道

老城南·牙都被敲光了，谈何镶牙？

国家调查组叫停老城南「镶牙式改造」

6月13日

也就是昨天，国家文化遗产日，古城南京风平浪静。南京市民并不知道，在这之前差不多10天时间里，围绕着文化遗产的继承以及继承方式，在他们生活的城市，曾进行过一场鲜为人知的“博弈”或者说探讨——一些同样热爱南京的人们以一种的特殊方式纪念和落实着这个只有4年历史的年轻节日。

继承和发展，如何继承和发展，对南京来说，这个话题并不新鲜。2006年，南京实施旧城改造，一批历史街区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同年8月，16位国字号文保大师和专家上书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恳请停止拆迁；8月17日，快报记者陪同南京文博界二老蒋赞初、梁白泉，以及著名作家叶兆言来到颜料坊、牛市拆迁现场，作别老城南。之后，快报用8个版篇幅推出的“老城南”专题，打动了成千上万南京人的心。老城南部分街区的拆与不拆也打动了远在北京的温总理。10月17日，温总理就呼吁书作出重要批示，来自北京的调查组随即被派往南京，一系列整改会议之后，一批关于老城南改造的政策出台……两年多过去，今年6月5日，北京的调查组又来了。历史惊人相似，和两年多前一样，调查组的南京之行，还是因为南京老城南的拆迁改造，还是因为专家学者们的一纸上书。

□快报记者 胡玉梅

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组成的调查组，6月5日抵达南京后，短短三天时间，向负责老城改造规划的专家了解情况，与递交呼吁书的专家学者座谈，到老城南拆迁工地现场调查。三天紧张调查之后，调查组做出了立即停止甘熙故居周边民居拆迁改造工程的决定。与此同时，南京市的相关领导和部门也与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座谈，并前往拆迁现场调研。“老城南改造，既然大家争议这么大，那就放慢或者暂停。”南京市副市长陆冰在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后，当即指示相关部门暂停老城南改造工程。

29位南京学者的一封呼吁信

今年年初，南京白下区、秦淮区的南捕厅、安品街、门西、门东、教敷营等现存的几片历史街区被列入“危旧房改造计划”，并于春节后陆续启动拆迁。

大规模的拆迁让南京的一批专家学者，很容易就联想到了2006年的那次拆迁。心有余悸的他们在4月，联名签署了一份名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的呼吁书，分别寄往南京市委、江苏省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和国务院。

的老街区被拆毁殆尽，用于建设‘总部会所’及‘独栋公寓’；在秦淮河西段，以清代北货果业公所为代表的五华里古河房被成片推平，用于建造‘假古董’；在三条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蒋寿山故居被擅自拆迁改造，用于打造高档‘会所’；在三山街，江苏酒家、张小泉刀剪店等多家著名老字号即将在‘危改’中消失……”

“再这样拆下去，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就要名存实亡了！”29位南京人心急如焚。

政府邀专家走访拆迁现场

这封呼吁信寄出一个多月后，6月3日，南京市规划局牵头，邀请29位专家到南捕厅、门东进行实地查看。薛冰、杨国庆、王引、杨永泉等10多位专家走访了南捕厅历史文化保护区和门东历史文化保护区和箍桶巷、三条营。秦淮区、白下区政府，以及文物、房产等相关部门的人士均到场陪同。

缕庄巷、千章巷、大板巷……刚走进南捕厅历史文化保护区，就听到居民们的尖叫，“你看，那不是老吴吗？老吴来了！”29位签名之一的吴晓平冲他们笑笑。但很快，专家们脸上的笑意就消失了。缕庄巷里，刚走几步就能看到被拆的建筑，没拆的房子墙上写着大大的“拆”字。作家薛冰指着被拆

淮区一位副区长介绍说：“目前这一片只是拆掉了违章建筑，这里的原住民只是暂时搬迁，等这里按原样修缮后，原住民还将被请回来居住。”这让专家学者们稍稍宽心。

整个调查过程中，专家学者们看得很细，甚至连几口井都要过问。南京市文物局老专家王引说，清代南京有1万多口井，现在估计50口都找不到了。

畅所欲言的对话

随后，专家学者们参加了“南京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座谈会”。座谈会上，南京市规划局的负责人介绍了老城改造情况。他表示，今年8月，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报国务院批准。老城南的改造方式是“传统城市肌理镶牙式再造”。对于呼吁信中提到的建筑，他解释说有的是落架重建，有的是异地重建，民国大律师王炳钧故居在甘熙故居正对面，将来必定会重建，这里将来会成为老城南的陈列馆；秦淮河畔的北货果业公所将被平移40米，异地重建；三山街老字号正在测绘中，具体方案还在设计当中。

对于这样的解释，专家学者们并不“买账”。薛冰发出疑问，拆之前没有任何人讲要“落架重建”，现在拆掉了，都变成“落架重建”了。那你拆掉的建筑材料在哪里，有没有做落架重建的准

多少？99间半究竟有多少？结果太让人失望了。”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缺席了这次座谈会，但他心里有话不吐不快，“我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调研南京老城南的情况。1984年南京市有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1991年有过《城市总体规划》，1992年、2002年、2003年，都有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关的规划。这样的规划很多，要求也很到位，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却走样了。”

副市长陆冰：危旧房改造不针对历史文化街区

在座谈会上，虽然专家学者们言辞有些激烈，但参加座谈的政府各相关部门人员都在认真聆听。南京市规划局就专家学者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解释。南京市规划局副局长刘青昊做了《关于南京29位专家联名信所提相关问题的汇报》，他在汇报中说，29位专家的联名信件公布以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专家所提建议对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指示要如实调查核查现场情况、认真听取专家意见，汇集各方力量积极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刘青昊解释说，专家所提南门老街地块，是南京特别是城南地区在新的历史文化保护形势下用新思路、新视角探索更好的保护与更新方法的试点地区。尝试的是以一种“传统城市肌理镶牙式再造”的方法，修复式地再造具有传统空间品质的“城市肌理”（包括街巷、院落肌理）。

刘青昊解释说，专家所提三山街老字号建筑位于秦淮区中华路瞻园北侧教敷营危旧房改造地块，历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均未纳入历史文化街区和风貌保护区范围。地块内居民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居住条件十分拥挤，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0平方米左右，建筑质量普遍较差，绝大多数都是建国后所建，基础设施很不完善。目前区政府正在委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和建筑设计院对地块内历史建筑及历史环境要素进行调查甄别，拟科学制定历史建筑及其他历史文化资源的修缮保护和利用方案后，报市政府批准。

南京市副市长陆冰参加座谈会并仔细聆听了专家学者们的意见，他对专家学者们真挚发言表示感谢。他表示，老城改造中的危旧房改造，肯定不是针对历史文化街区的。陆冰表示，“老城南改造，既然大家争议这么大，那就放慢或者暂停。”

调查组：叫停甘熙故居周边拆迁

6月5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司长唐凯、国家文物局督查司司长叶春，以及2006年曾经来南京调研老城南的谢志

平等人联合组成的调查组来到了南京。

联合调查组到达南京的当天，先了解了南京老城改造规划吴明伟、赵辰的设计思路。第二天，他们召集了29位专家现场聆听他们的想法。在这次座谈会上，联合调查组负责人表示，“29位专家联名写了一个关于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告急信，这封信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包括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所以这次建设部和文物局两家来，主要是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对这个事情做一个更加细致的调查，希望下一步拿出措施。”听了专家学者们的发言后，调研组负责人说：“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首先有一个很深的明确的感受，就是大家对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心情、热情，让我们感动。我们现在处于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时期，在发展和建设中往往和文化遗产会有冲突。但在这个时期、这个情况下，更要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是中央和国务院一贯的要求。这也是我们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具体表现，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对于南京市，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城市尤为重要。”

“我们这次来要达到的目标，这也是国务院领导的要求，是对城南开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这是我们具体工作的重点。要达到的目的是，促使南京市城市发展建设在体制上和具体的工作机制上，都能够更加适应保护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要求。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目标，请各位专家放心。这也就是要把各位专家的一片热忱和殷切希望都落到实处。也就像刚才那位专家说的，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光是提出目标，它应该贯穿从目标的确定到操作的全过程，使它的体制和工作机制都能达到这个要求。”但调查负责人同时也表示，如果要让他们做一个很具体的表态很难说，因为他们还有很多具体的调研要做。

调查组离开之前，留下的意见是：立即停止甘熙故居周边拆迁工作，拆迁人员撤离现场。同时，由于甘熙故居是国家文保单位，周边建设牵涉到国保单位的保护和建设控制地带，因此周边建设、规划必须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并报城乡建设部批准。

据记者了解，前不久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实地考查了南捕厅和安品街历史文化街区，单霁翔看了以后，当场就说，“从我看到的情况来看，不是太好。”而后来，他在中山陵召开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南捕厅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说是“镶牙式改造”，“但是牙在哪呢？我看基本上是假牙！”

前天，记者再次来到老城南，这里已经不见了拆迁人员的身影，一些被拆掉建筑的现场已经做了清理，有些地方还用木板遮挡起来了。



人虽然搬走了，但记忆还会常常回来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这封呼吁书共有29人签名，与2006年那次不同，签署人全部来自南京，分别来自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江苏省作协、东南大学、江苏省社科院等多家机构。曾经在2006年那份呼吁书上签了名的蒋赞初、梁白泉、叶兆言，这次也同样签了名。

“自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秦淮区、白下区的最后的金陵古城，却突然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危改’拆迁”，“如此大举拆迁，将使古都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呼吁书中说，“据了解：在安品街，以清代杨桂年故居为代表的多处文物保护单位惨遭拆除，用于房地产开发；在南捕厅，以民国建筑王炳钧公馆为代表

得只剩下膝盖高，露出光光的木头架梁，写着大大的“危”字的废墟，大声责问：“这个一看就是五架梁的老宅，为什么要拆掉？它们只是旧房，为什么会变成危房？”

在评事街附近，专家赶到的时候，一个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内，其中一侧栏杆已经被拆，屋内已经搬空，几个工人正在楼上拆拆弄。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专家杨永泉指着墙体说：“这个房子多好，传统老城南民居，上面的栏杆颜色都还没掉完。这是清代同治年间的老宅，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可惜啊，拆了可惜！以后想找都找不到了。”

在箍桶巷附近，有一片房子里，居民们已经搬迁。泰

备啊？薛冰说，在鼎新路段挂着“与时俱进、加快拆迁”的横幅。就与时俱进而言，20年前，大家保护独立的文物建筑，10年前，人们提出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今天，人们提倡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活态的保护，整体保护，就是不能纠缠于哪栋该保哪栋不该保，而是整体保护整个老城区，就是要把老城南的民居，连同民俗民风，原住民都保护下来，如果老城南拆了，老南京的根就没了。

杨永泉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他说，“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南京以内桥为界，城北是民国建筑，城南是明清江南穿堂式庭院建筑，青砖小瓦花格窗。我用了3年时间，调查南京古民居究竟有